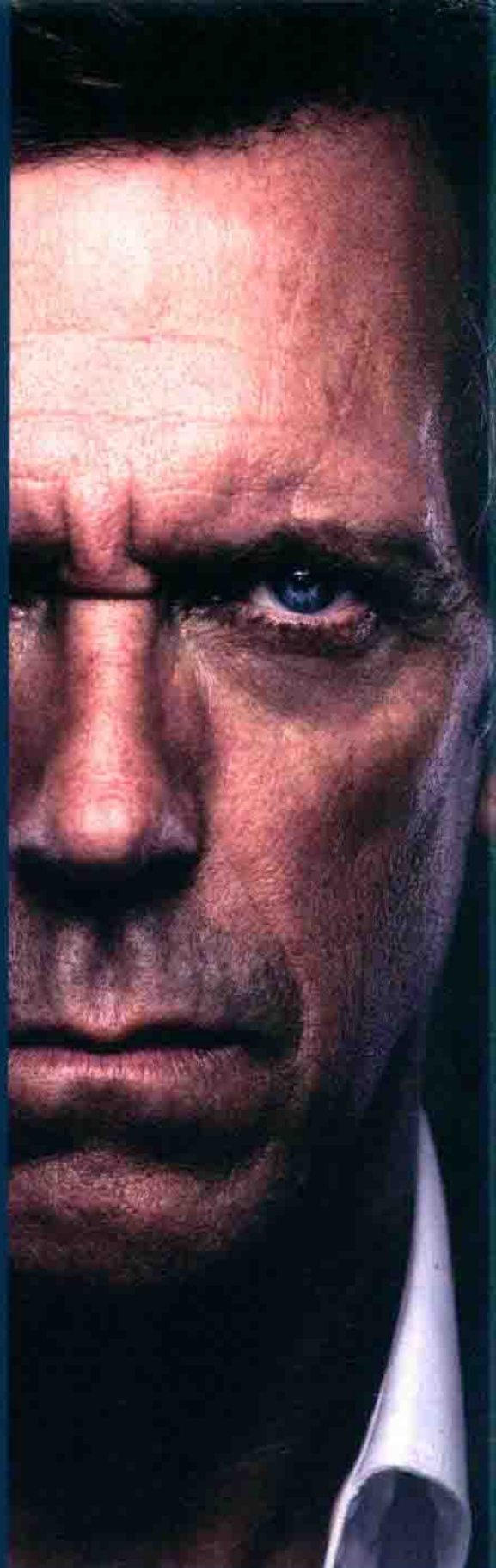




敌人不在那里，
敌人在我们中间。



夜班经理

[英] 约翰·勒卡雷——著 何湾岚——译

夜班经理

THE NIGHT MANAGER

[英] 约翰·勒卡雷——著 何湾岚——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
景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夜班经理

[英] 约翰·勒卡雷 著 何湾岚 译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沈 敏

营销编辑：陈 茜

装帧设计：高 熹

版式设计：安克晨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18 字数：429,000 插页：2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69.00元

ISBN：978-7-208-15128-4/I·17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班经理 / [英] 约翰·勒卡雷著；何湾岚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书名原文：The Night Manager

ISBN 978-7-208-15128-4

I. ①夜… II. ①约…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2900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文
景

Horizon

献给

格雷厄姆·古德温

一九九一年一月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苏黎世迈斯特皇宫饭店的英国夜班经理乔纳森·派因走出位于前台后方的办公室，在一阵陌生的感觉中走向大厅他平常站立的位置，准备迎接一位姗姗来迟的贵宾。海湾战争刚刚开打。一整天酒店员工都在暗地里传联军轰炸的消息，苏黎世的股票市场弥漫着恐慌的情绪。一月的订房率本来就不高，现在更是跌到谷底。在她漫长的历史中，瑞士再次四面楚歌。

但迈斯特皇宫饭店经得起挑战。这家被出租车司机和熟客亲昵地称作“迈斯特”的饭店，无论从其外形还是传统来看，在全苏黎世都是独树一帜的。这家饭店独自高踞山头，就像一个爱德华时代古板的姨妈，俯视繁忙都会生活里的愚人蠢事。山谷里出现愈多改变，迈斯特愈是秉持原则，绝不屈从，有如一个意欲向邪恶低头的世界里一座文明的堡垒。

乔纳森站在两扇展示橱窗之间狭小的凹处，橱窗展示的都是时髦的女装。班霍夫大街上的“阿黛尔”给女性人体模型披了一条紫貂披肩，除此以外它身上只有一件金色比基尼、一对珊瑚耳环，具体价格得去问礼宾部。在苏黎世，抗议使用动物毛皮的声浪一如在其他西方城市，但迈斯特皇宫饭店对此置之不理。第二个展示橱窗由同样来自班霍夫大街的“凯撒”提供，比较迎合阿拉伯顾客的品位：鲜艳的绣

花长袍、贴钻女士头巾，以及镶上珠宝的腕表，整套要价六万法郎。傍着两旁这些奢华圣坛，旋转门在乔纳森面前一览无遗。

他体形结实，态度含蓄谨慎，脸上一抹含着歉意、自我保护的微笑。就连他的英国人身份也鲜为人知。他机灵敏锐，正值壮年。如果你是水手，一定会以为他是同行，识得他深思熟虑的行动秩序、谨慎摆放的双脚，一只手则总是掌着舵。他有一头修剪整齐的卷发和拳击运动员般的浓眉。他淡色的眼睛会吓你一跳。你会料想他将对你做更多高深莫测的盘问。

打手的外形包裹着温和的态度足以使他令人捉摸不透。待在这家酒店期间，你不可能把他错认作别人：比如那个头发梳得油滑光亮的大堂经理斯特里普利先生，或是迈斯特先生那几位仿佛诸神行经星群、在此穿梭走动的德国青年才俊。身为酒店经理，乔纳森非常称职。你不会去猜想他的出身，他是否听音乐，是否有妻儿或是否养了条狗。他看着大门，目光坚定得就像一名神射手。夜复一夜，他都佩戴一朵康乃馨。

即使在一年的这个时节里，如此大的风雪都非常少见。滚滚飞雪就像暴风雨中的白浪扫过灯光通明的前院。服务人员知道将有贵客抵达，期待地望着风雪。罗珀这下来不了了，乔纳森暗忖。就算他们让他的飞机起飞，这种天气下也不可能降落。卡斯帕先生料错了。

但礼宾部领班卡斯帕先生这一生从不出错。当卡斯帕先生通过内部无线电吐出“即将抵达”几个字，只有天生的乐观者才会想象客人的座机拐个弯飞走了这种事。此外，若非为了这只肥羊，卡斯帕先生何必要在这种时刻亲自坐镇？洛林夫人告诉乔纳森，卡斯帕也有过愿意为了两法郎伤害自己、为了五法郎连命都可以不要的日子。但人老了就不同了。现在，只有最有赚头的生意，才能把卡斯帕先生从夜间

电视节目的乐趣前诱开。

恐怕饭店已经没有空房了，罗珀先生。乔纳森再次徒劳地演练螳臂当车。迈斯特已经废弃了，一名临时雇员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不过，我们还是尽力在鲍尔湖滨饭店为您预留了房间。诸如此类。然而这个如意算盘一样胎死腹中。今晚，欧洲没有一家酒店敢说自己有超过五十个的客人。巴哈马首都拿骚的富商理查德·翁斯洛·罗珀正要英勇地降落。

乔纳森手僵掉了，他下意识地转了一下手肘，像是准备上阵迎战。一辆车，从散热器格栅可知是辆奔驰，车辆开进了前院，打转的雪花闯进车头灯的光柱。他看到卡斯帕先生那参议院议员的头抬起来，大厅吊灯的光芒在他抹了发油的卷发上闪耀。然而，只见车子停在前院的另一头。是辆出租车，一辆平凡无奇的城市出租。卡斯帕的脑袋，在亚克力灯管下闪耀，重又埋进手中股票交易的收盘价。乔纳森松了口气，容许自己露出一抹似有若无的、赞许的微笑。那顶假发，那顶将名垂青史的假发；卡斯帕十四万法郎的皇冠，瑞士每个典型酒店服务台人员的骄傲。卡斯帕先生的威廉·退尔^[1]假发，洛林夫人这么称呼它；这顶假发胆敢奋起反抗富豪暴君——阿契蒂夫人。

也许是想把这正被扯得四分五裂的注意力集中起来，也许是因为他发现这故事与他的状况有什么隐秘的关联，乔纳森对自己复述一遍这故事，一如房务部主管洛林女士在她的阁楼里第一次为他做芝士火锅时那样的叙述。洛林女士七十五高龄，来自汉堡。她曾是迈斯特先生的保姆，谣传也是迈斯特父亲的情妇。她是这顶传奇假发的保管人，它的第一手见证人。

[1] William Tell，瑞士民间传说中的英雄。——译注，下同

“年轻的乔纳森先生，阿契蒂夫人是当时全欧洲最有钱的女人。”洛林女士宣称，就好像她也和乔纳森的父亲睡过，“世界上每一家酒店都在等她莅临。在卡斯帕表明立场以前，迈斯特一直是她的最爱，之后，她也来，但只是为了显摆。”

阿契蒂夫人继承了阿契蒂超市这笔财富，洛林夫人解释。利滚利让阿契蒂夫人不愁吃穿。在她五十好几时，最喜欢做的就是开着她的英国敞篷跑车，让她的随从和衣柜卡车跟着她跑遍欧洲的大酒店。从汉堡的四季酒店，到威尼斯的奇普里亚尼饭店，到科莫湖的东方别墅，她叫得出每一位服务台人员和侍者领班的名字。她为他们推荐饮食搭配、香草疗法，告诉他们星座命盘。要是他们的服务令她满意，她给的小费多得难以想象。

而甜头就是卡斯帕先生心心念念的，洛林夫人说。卡斯帕先生发现阿契蒂夫人的年度造访可带来高达两万瑞士法郎的收益，更别提她赠送的江湖郎中的生发妙方、放在枕头下治疗他的坐骨神经痛的神奇石头，以及每逢圣诞节与圣人日收到的半公斤白鲟鱼子酱，这些被卡斯帕明智地拿到城里一家熟悉的餐饮广场换了现金。这一切不过是因为他搞定了几张剧院的门票，以及几张他当然照例会收取回扣的晚餐桌。也是为了犒赏那些对仆役王国的女城主阿契蒂夫人忠心耿耿的人们。

直到卡斯帕先生买了他那顶假发。

他买这顶假发不是心血来潮，洛林夫人说。他先是在迈斯特一位做石油生意的客人的相助下，在美国得州买了地。这项投资油水极丰，他赚了一笔。然后，他才决定自己也应该像他的女客人一样，到达了人生的一个阶段时，抹去一些岁月的痕迹。在几个月的衡量和讨论后，东西终于备妥——一顶上好的假发，一个艺术模拟的奇迹。为了试戴，他趁年假去了趟米克诺斯，在九月某个星期一的早上重新

出现在他的办公桌后面，晒得一身古铜色，只要你不从头顶俯视，会觉得他年轻了十五岁。

确实没人这么做，洛林夫人表示。或者说就算有人这么做了也不会提起。令人震惊的是：完全没人谈到那顶假发。洛林夫人没说，当时的钢琴师安德烈也没说，餐厅贝里总管的前任勃兰特没提，连眯缝着眼睛挑员工毛病的老迈斯特先生也没提过。整个饭店决定静静地分享卡斯帕返老还童的喜悦。洛林夫人自己大胆换上一条夏日低领连衣裙与一双接缝像羊齿蕨的长袜。事情就这样皆大欢喜地持续到某天傍晚阿契蒂夫人再度光临，她每月照例会来小住，她的酒店家人则照例在大厅里排队相迎：洛林夫人、勃兰特师傅、安德烈，以及预备亲自带她上塔楼套房的老迈斯特先生。

卡斯帕先生则戴着他那顶假发，坐镇办公桌后。

一开始，洛林夫人说，阿契蒂夫人禁止自己去注意她宠儿外貌上的添加物。她目光扫过在场人员时，微笑地看着他，但那是一个公主在自己的首场舞会上会立刻对任何人堆出来的笑容。她让迈斯特先生吻她的双颊，让勃兰特吻她单侧脸颊。她对着洛林夫人微笑，小心地拥抱钢琴师安德烈（他咕噜了一声“夫人”）瘦削的双肩。然后，她才靠近卡斯帕先生。

“我们头上戴着的是什么呢，卡斯帕？”

“夫人，是头发。”

“谁的头发，卡斯帕？”

“我的。”卡斯帕很有风度地回答。

“把它脱掉，”阿契蒂夫人下令道，“否则你别想从我这儿得到一个子儿。”

“我不能把它拿下来，夫人。我的头发是我人格的一部分。两者

是一体的。”

“那么就解体它，卡斯帕。不急着现在，那样太麻烦了，但明早一定要。否则什么也别想拿到了。你帮我买了哪场戏？”

“《奥赛罗》，夫人。”

“我明早再来看你。什么人演他？”

“莱塞尔，夫人。我们最棒的摩尔人。”

“到时就知道了。”

隔天早上八点，卡斯帕先生又来上班了，办公室的十字钥匙像他西装翻领上的勋章一样闪闪发亮。在他头上，扬扬得意的，是他反叛的徽章。整个早上，大厅里弥漫着一股不确定的寂静。平时骚动如弗莱堡赫赫有名的鹅群^[1]的酒店客人呢，洛林夫人说，即使不了解原因，也意识到冲突一触即发。正午时分，阿契蒂夫人登场了，她从塔楼套房出来，手里挽着她的新欢，一位来自格拉兹的颇有天分的理发师，走下楼梯。

“卡斯帕先生今早去哪儿了？”她对着约莫是卡斯帕先生的方向问道。

“他就在桌子后面，一如往昔地等待您的吩咐，夫人。”卡斯帕先生回答的语气，对于在场听到的人而言，将从此在这自由的大厅中回响不坠，“他有摩尔人的票。”

“我没看到卡斯帕先生，”阿契蒂夫人对着身边的随从说，“我看到的是头发。请告诉他，他隐姓埋名，我们想念他。”

“他的命运号角吹响了，”洛林夫人喜欢这么收尾，“打她走进饭

[1]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德国弗莱堡的鹅群因为听到持续不断的空袭警报声而骚动不安。表现古怪，令对警报声漠然的市民都忍不住前往避难所集合，因此拯救了无数人性命。

店那一刻起，卡斯帕先生的命运就注定了。”

今晚，我命运的号角吹响了，乔纳森心想，等着接待世界上最坏的人。

乔纳森担心他的手，它们一如往常地完美无瑕，而且自从在军校里他经常成为指甲突袭检查的对象之后便一直是如此。起初，他让弯曲的手指贴在长裤的刺绣缝边上，就像他在阅兵场上反复被灌输的姿势，然而现在，它们趁他不注意时跑到背后交握，之间还绞着一条手帕，他痛苦地注意到自己的掌心不断冒着汗。

乔纳森把担心转化成笑容，并借着两侧的镜子检查。这是高雅的迎宾笑容，是多年职业磨炼出来的：一种富有同情心，但很谨慎克制的笑容，因为他从经验中得知，客人，尤其是特别有钱的那些，在艰辛的旅途之后都可能非常易怒，抵达时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夜班经理对着他们露出黑猩猩似的笑脸。

他的假笑还在原处，就算觉得恶心，表情也不曾改变。他的领带（迎接比较高档的客人时，他用这种需要自己打的）结得随兴但讨人喜欢。他的头发（尽管和卡斯帕先生的没得比）是他自己的，而且一如往常整理得宜。

这不是同一个罗珀，他对自己宣称。整件事完全是一场误会。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两位罗珀，都是商人，都住在拿骚。但从下午五点半之后，乔纳森就在这个圈里打转：他进办公室上班，不经意拿起斯特里普利先生夜间抵达的宾客名单，看到从电脑里打印出来的名字“罗珀”以大写的印刷字体对着他尖叫。

R. O. 罗珀。一行十六人，搭私人飞机从雅典出发，预计晚上九点半抵达，下面是斯特里普利歇斯底里的注解：非常重要的贵宾！乔

纳森从他的屏幕上调出公关档案：R. O. 罗珀，后面还有 OBG 三个字母，好听一点就是随行保镖^[1]，O 代表官方，指拥有瑞士政府核发的持枪执照。罗珀，OBG，公司地址是位于拿骚的铁牌土地、矿石暨贵重金属公司，家庭地址处填了拿骚的一个信箱号码；信用担保为某人的苏黎世银行。那么，这个世上到底有多少位罗珀，姓氏以 R 开头，公司名称叫铁牌？上帝的袖子里到底还能有多少巧合？

“这个 R. O. 罗珀到底是什么人？”乔纳森用德语问斯特里普利，假装在忙别的事。

“英国人，跟你一样。”

以英语回答是斯特里普利让人抓狂的一项习惯，哪怕乔纳森的德语还更好一些。

“事实上，他跟我完全不一样。住拿骚、做稀有金属生意，在瑞士银行开户，哪里跟我一样了？”待在一起好几个月下来，两人吵起架来也有一点老夫老妻的味道。

“事实上，罗珀先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外头在下雪，斯特里普利扣上他皮大衣的扣子，慢条斯理地说道，“我们私下说吧，他的消费力排名第五，居所有英国客人之冠。上次他们一行人来，平均每天消费两万一千七百瑞士法郎，小费另计。”

乔纳森听到，斯特里普利不顾风雪，开着发出闷闷的突突声的摩托车蹒跚下山，去他母亲家。他在桌前坐了好一会儿，头埋在小小的手掌里，像等待空袭似的。放轻松，他告诉自己，罗珀优哉游哉，你也可以慢慢来。所以他坐直了身子，带着一个人打算要慢慢来的镇定表情，把注意力转到他桌上的信件。斯图加特的一位室内布艺饰品制

[1] “保镖”英文为 bodyguard，缩写为 BG。

造商拒绝为他的圣诞晚会支付账单。乔纳森草拟了一封语气带刺的回函准备让迈斯特先生签字。尼日利亚的一家公关公司来信询问酒店的开会设备。乔纳森回信致歉，表示该时段已预订一空。

一位美丽而高贵、曾与母亲一起下榻饭店、名叫西比尔的法国女孩，再次对她受到的对待发出微词，“你为我开船。我们在山间漫步。我们拥有美好的时光。你就非得这么英国人，让我们只能停留在朋友关系吗？你望着我时，我看得出你神色一暗。你觉得我惹人厌。”

感到有需要起身动一动，他往正在动工的北厢房走去——迈斯特先生打算用他从市区一栋遭弃置的珍贵建筑物屋顶抢救下来的阿罗拉松木建造一间烤肉屋。没有人知道迈斯特先生为何需要一间烤肉屋，也没人记得他是从何时开始建造它的。一排排编了号的壁板堆靠在尚未打底的墙边。乔纳森闻到它们的麝香气味，记起苏菲那晚走进他在开罗纳芙蒂蒂皇后饭店的办公室，散发着香草香。

迈斯特先生的建筑工事不该为此负责。自从下午五点半看到罗珀的名字之后，乔纳森就开始回溯开罗了。

他常看到她，但从未和她说过话——悠闲自得的四十岁美女，深色头发，上身偏长，优雅而拒人千里。他曾见她匆匆出入纳芙蒂蒂皇后饭店的精品店，或在一位健硕的司机引导下登上一辆劳斯莱斯敞篷车。她在大厅闲逛时，那位司机兼做她的贴身保镖，紧跟在她身后，双手交叠在下体前方。她在亭园餐厅享用薄荷鸡尾酒时，头发上插着像赛车护目镜的墨镜，法语报纸放在一臂之遥，那位司机在邻座吸着汽水。员工们都喊她苏菲夫人。苏菲夫人为弗雷迪·哈米德所有，而弗雷迪是哈米德家族讨人厌的三兄弟中的老么，大部分的

开罗归三兄弟所有，包括这家纳芙蒂蒂皇后饭店。弗雷迪最为人称道的成就是二十五岁那年，花了不到十分钟便在牌桌上输掉了五十万美元。

“你是派因先生。”她带着一口法国腔说，在他办公桌另一侧的扶手椅坐了下来，头向后仰，斜斜地打量他，“英格兰之花。”

那是凌晨三点。她穿着一套丝绸套装，脖颈间是一块黄玉护身符。可能是醉了，他心想，要小心应对。

“噢，谢谢您，”他优雅地回答，“已经很久没听人这么说了。能为您效劳吗？”

当他小心翼翼地嗅着她身边的气味时，却只闻到她的发香。令人费解的是，尽管那头发乌黑润泽，却散发着金发的味道：那是香草的气息，而且暖意融融。

“我是住三号客房的苏菲夫人，”她接着说，好似在提醒自己，“我经常看到你，派因先生。经常看到。你有双坚定的眼睛。”

她手指上的戒指都是古董。成串不再耀眼的钻石泛出淡金色。

“我也见过您。”他带着时刻预备好的笑容答道。

“你也开船。”她说道，像在指控他可笑地偏离了航道。她并没有解释这个神秘的“也”字，“我的保护人上个星期天带我去开罗的游艇俱乐部。我们在喝香槟鸡尾酒的时候看到你的船进来。弗雷迪认出你，向你打招呼，但你正忙着开船，没空理我们。”

“我想我们当时是害怕撞上防波堤。”乔纳森回答，想起一群吵闹的埃及有钱人在俱乐部阳台痛饮香槟。

“那艘插着英国旗帜的蓝色的船很漂亮。它是你的船吗？看起来真有皇家气派。”

“噢，我的天，不是！那是部长的船。”

“你是说你跟着一位神父^[1]一起出海？”

“我是说我和英国大使馆的二把手一起出海。”

“他看起来非常年轻，你们俩都很年轻。我很讶异。不知为何我认为上夜班的人都不太健康。你什么时候睡觉？”

“那个周末我休假。”乔纳森机敏地说，因为他觉得他们还不熟，不宜讨论他个人的睡眠习惯。

“你周末不上班的时候，都出海吗？”

“如果有人邀请我去，我就去。”

“那你周末不上班的时候，还做些什么？”

“打打网球。跑步。照看我那不朽的灵魂。”

“它是不朽的吗？”

“我希望如此。”

“你相信吗？”

“高兴的时候就相信。”

“所以你不高兴的时候，就会怀疑。难怪上帝这么善变。我们对他如此没有信心，他又何必坚持不变？”

她不满地对着脚上的金色凉鞋皱起眉，好似它们也不听她话似的。乔纳森在想，她是真的清醒，还是只是想保持特立独行的姿态？也可能，她嗑了一点弗雷迪的毒品，他想，有谣传说哈密德家族进口黎巴嫩的浓缩大麻油。

“你骑马吗？”她问。

“不骑。”

“弗雷迪养了些马。”

[1] minister，既有“部长”，又有“神职人员”之意。